

电影与国家安全的角度与题材

■文/赵军

稍加关注一下就会发现今天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各个角落。这些与电影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影片很少传递关于国家安全的概念,但是欧美影片在炫耀他们的战略和科技手段的时候,却把称霸世界的价值观和全球战略展示得一清二楚。这个世界存在着霸凌但更存在对抗,当我们怀着惊讶的心情醉心于大片的征服性过瘾时,不能忘记这些似乎只是在银幕上炫耀的画面,也许正是某国军方的一次战术演习。

在美国电影里,每一年都会有国防部、情报部、战斗直升机的全景和特写呈现出来,虚构某一些国家的恐怖分子,在一连串的谍战后开始了小分队或者重装部队的进攻。对于制片公司来说,国家安全是一个很好的说辞,是影片获得投资和民众关注的市场准入的大概率。

对于军方和武器制造商,这些信号也许更出自一些战争机器和血腥的狂人。再没有比他们更热衷于年度一年军事题材的电影投资,因为再大的投资也不过只是一场小小的军事演习。

相比之下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军事行为的电影表现,目前止于《战狼2》,这里不包括历史上的战争譬如抗美援朝以及解放战争等等。在不断地读到西方大片的战争构思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对应的当今战争电影。更多的是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对方正在警告我们,一旦开打就是这样。

目前银幕上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有两个这样的信号:一个是极高科技,另一个是它们正在使用于新帝国主义的霸凌行动中。不要以为这些是和平的信号,和平的氛围在银幕上有,那是中国电影。极高科技包括精确定位、无网通讯、红外线温度导航与声频炮弹等等,这是美国电影。东西方在战争高科技间的差距就是电影所已经告诉我们的差距。

在现实当中这种差距一定更大。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是安全的保障,而安全取决于对对方的反杀伤,在于一次报复中止对方的反击能力,进而必须足够快速地消灭对方的指挥首脑。对于银幕而言,这样的题材和角度当然带来极大的恫吓与讹诈。

中国电影能不能同样有力地开发这样的题材?譬如不同形式的战斗和非同一般的国家安全威胁招致的心理影响。承平日久了,光看别人打仗,不知道现代化战争逼近个人生活了。这就是国家安全对于电影和我们提出的拷问。

对于当下的危险,社会传媒普遍正在以下三大方面瓦解着我们的国家安全意识。其一一定是莺歌燕舞的软性宣传。今天的世界性对抗离我们貌似很远,“改开”与建设正在一次次地“顺拐”下去,很快我们就能够再一次崛起在新的世界台阶。这是最大的麻痹。

茫然于没有对手发起突然袭击的任何意识,哪怕只是模拟的战争意识或者仅仅是如同电子游戏一般的安全敏感,我们的国家安全在关注的视野中都不存在。我们的身边就有时刻在战争状态的民族,在北方,“战斗民族”每一天都升起战机扑向中东,而太平洋和南海的上空早已战云密布。我们有什么理由侥幸与逃避?

其二是战争科技之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当今一个民族在战争科技方面动员一切应该动员的力量,是为着立于不败之地,是为着少死很多人,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非投降与妥协。其实世界间谍网络每时每刻都在窃取对手的科技,“金主”无处不在,策反与背叛时有发生。核心就在情报。越是国家强盛的时候越要记住正在发生的国际格局:玫瑰花盛开,芒刺也盛开。

我们的电影很少涉及科技升维,尤其是战争科技的赋能。各种无厘头、无聊、庸俗趣味的故事不

但消解着观众的世界认知,而且造就着远离科技、远离奋斗、远离进取的“精神残废”的一代人。眼下这一代人活的太轻松了,太不知道在中东、在拉丁美洲、在北约的轰炸机所到范围内人们生活的世界。

其三是纯经济、纯金钱、纯享乐的意识形态。对于今天的时代,这是最腐蚀那些所谓中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这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阶层,他们从一般的公务员、参照事业单位待遇的工作人员直到大型企业集团的管理者,到政府机关的核心人物,谋求安稳和家族的富裕,却没有国家与民族的安全意识。

当人们热议“躺平”的时候,我愿意说这样的精神状态容易出现各种的背叛。电影是当代生活最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电影所传递的信号充满着物质金钱与享乐,足够将这一代人年复一年地“培育”出来,演变出来。试想今天掉进犯罪而背叛国家深渊中去的人还少吗?敌人并没有“躺平”,对手在选择进攻角度,“金主”们设计着腐蚀拉拢的场景和端口。

国家安全是靠一块块坚实的砖石构造起来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一块块砖石。当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一个样、实质另一个样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本有的真善美社会风气危险地变成自私自利、不讲奉献的时候,当更多的青年人、中年人不愿艰苦奋斗,总是得过且过而贪图舒适的时候,或者计较自己的抱怨,还会有国家安全吗?

这个时候电影作为传媒在干什么!大约一年前我看到过一部俄罗斯国防电影,大意是一支新兵队伍正在过着和平年代的安逸生活,突然接到上级紧急训练的命令,于是新兵们出发了。他们开始了长途的行军跋涉,翻过巍峨的群山,穿越着阴森的密林和沼泽。在浓雾中,新兵突然遭遇了成群德军,战争在猝不及防中电式开始了!

这群刚刚还在训练中,并且从学生和少爷的状态之中全然未醒的孩子开始经历血与火、战斗和牺牲。德军继续进攻,国家大片土地在沦陷……战友们九死一生之后,战争胜利了,幸存的士兵回到了出发的营地,浓雾散去。这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虚幻的故事,但是过程非常逼真,中间难以想象战争不是真实发生的,但每一个观众却和影片中的士兵们一样在剧情之中熬过了生死淬炼。

很长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电影就是电影,电影并非现实,也不用承担太重的责任。哪怕这种责任出现在眼前了,我们还可以有理由顾左右而言他。

是的,当然有很多的人无需承担太重的责任,这也许应该就是幸福生活和幸福国度的标志。当国家安全这一严峻情形出现在当前时,我们一定还是会说,那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需要睁开眼睛看清楚的是,中国正在从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进入了既有对话更有对抗的世界格局改变期。国际格局经历着二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高峰之后、从意识形态竞争到文明冲突之后的最大改变。应着时代的变化,大国的新全球战略调整都在其时。这是本文提出国家安全意识之于文化与艺术意义的背景。文化工作承担着人性与塑造灵魂的任务,在国家安全的主题上,人性与灵魂的电影锻造同样有着自己的角度,也许还真的是淬炼的角度。

这个角度也许已经成为了一条战线,不是虚构的过去的战线,而是当下正在出现的隐秘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一个真相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与存在,一个真相是出卖与忠诚的抉择。当下的银幕是否可以有这方面更多的信息,释放更多的信号?我认为电影创作可以从这里切入,打开一个新的领域,而将国家安全与人性的考验深刻地放置于人们的认知当中,而且置于我们使命的高度。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超越》:一个Loser的自我修养

■文/周舟

生难得一回搏,奋力拼搏过,便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对比 Contrast

对比,是很好用的艺术创作手段,又简单又有力量,《超越》就非常擅用对比——短与长,成与败,荣与辱……

郑恺用130斤和160斤的体重差,形象化了郝超越退役前后的十年巨变,圆肚肥臀的中年油腻感,叠加没脸皮的生意场老油条感,与当年那个倜傥冷峻的追风少年形成的鲜明对比,锋利如刀。

最妙的对比当属长短对比,影片选择了所有运动中最短的一种,百米赛跑,优秀的选手挑战的就是跑进10秒。为了赛场上这不到10秒,多少人在我们看不到的赛场下付出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个10秒。10秒辉煌灿烂之后,30岁退役大限之后,漫漫的人生数十年,从零开始的他们,如何在并不擅长的生活中再赢佳绩,又或者如何面对此后无尽的下坡路?

《超越》揭开了职业竞技体育残忍的一角,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唯成绩论,全国观众的密集关注甚至谩骂、多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职业伤痛与服药治疗的禁忌、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残酷现实……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么多奥运冠军,除了极少数人,退役之后都淡出我们的视线,偶尔还会有一些前奥运冠军贱卖昔日金牌的报道见诸报端。而他们作为奥运冠军已然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职业体育人,更多的体校生、职业体育人,根本连名字就没机会留下,就泯然于众,或者如《超越》中所描述的那样,过着比普通人更艰难的日子。他们可曾质疑过自己曾经挥洒的汗水、咬牙的拼搏?

误导 Misdirect

悬念与反转,是编者留给观众

惊喜,而想营造出这种惊喜,便离不开成功的“误导”。《超越》从一开始竭力引导观众去认定郑恺扮演的是一个逃兵,而事实在接近尾声才揭晓,原来他从不是怯懦的逃兵,而是一个搏到尽的勇士。十年前,作为一名年近三十的职业短跑运动员,为了突破自我、提高成绩,他不惜出国,找教练,换起跑脚;为了赢,他押上了自己的所有。而十年后,转战商场,他依然是秉持着搏到尽的态度,然时运不济,非不战之罪。

“误导”导致的对人物的误解,被澄清后的反转效果是强大的,一个努力搏到尽的斗士的失败,显然比一个逃兵的失败,更具有高道德的悲剧性。笔者莫名想起了在甘肃白银越野赛中倒下的跑者黄关军,想起有网友为他写下这样的留言:他那么竭尽全力地奔跑,为什么依然逃不过人生的垂死。

同样的“误导”也发生在与郝超越形成镜像关系的另一男主角吴添翼身上,影片的前半段他故意塑造成一个无忧的阳光男孩,而进入影片的后半段,我们才从“误导”的迷途中走出来,了解了这个人物的真相,原来他是一个从小罹患注意力障碍被孩子们欺负的特殊孩子,是郝超越、是跑道,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要说逃兵,他才是逃兵,他从不如意的生活逃到了跑道上,这样的人生经历,也让他更害怕面对“终点之后”真实的人生。

你以为的逃兵是勇士,你以为的勇士是逃兵,双向“误导”拧成了一种奇妙的绳扣结构——对称、镜像、环形,看似两结,实则一体。

类比 Analogy

电影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如何让这个人的故事感染观众,当然是引发观众的共鸣。而所谓共鸣,从深层

次来说,就是建立起一种类比关系。

《超越》讲的不是郝超越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体校一群人的故事。他们的命运交互映照、叠印、影响,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百米赛场上,后浪一浪浪把前浪扑在沙滩上,郝超越十八岁的时候,超过了同队的大师哥成为百米赛场的王者。十年后,他眼瞅着后期之秀吴添翼成绩跟自己越来越接近,在不久后的一天就要超过自己。而又一个十年后,吴添翼也进入自己职业生涯的低谷,伤病、成绩停滞、精神压力纷至沓来。“再过五六年,你也会跟我一样”,郝超越一语成谶,这正是吴添翼最害怕的。他追着超越师兄的身影跑上跑道,全速冲向终点,可是终点之后是什么呢?看到了“终点之后就这样”的结局,他再也找不到奔跑的力量。

当郝超越说出“我不是输给你,我是输给了时间”,《超越》所讲述的故事甚至都已不局限于职业体育人这一群体,而触及到更广大的普通观众。

从这一终极意义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Loser,与时间的赛跑,此生总有一输。那我们此生的意义何在,拼搏的意义何在,努力奔跑的意义何在?

《超越》用100分钟的迷惘,20分钟的振奋,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拼搏没有终点,生活就是一个百米,又一个百米。Keep Running,直到最后。人生的意义,终究是要自己赋予的,至少此生我跑过最好的自己。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要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那郝超越无疑是英雄主义,影片最后,四十岁的他,拖着160斤的肥硕身躯拼尽全力的奔跑时,借用最经典的电影手法——闪回、蒙太奇,他穿越回十八岁的赛场,时间固然衰老了我的身躯,却粉碎不了我拼搏的意志,也抹不掉我奋斗的记忆——“愿你此生尽兴,不舍爱与自由”。

■文/虞晓

《热带往事》:暗黑世界里的“侠客行”

组通过叠化、融合进行时空转换的镜头段落组接,这种“古旧刻板”的剪辑方式在当下的商业电影中已极少出现,与影片的现代主义风格格格不入。结合电影的故事才能发现视听手法“拧巴”中的意味。传统时代,空调修理工王学明是热带小城的“侠客”,他救人脱离“热”海之苦,也对不良少年玩脱般使用暴力维护规则(未满18不准抽烟)。视听语言的不合时宜实际暗示着他和他人心燥热时代的“拧巴”。这段镜头语言神似施隆多夫在《铁鼓声》中的妙笔,叙事方式同时成为一种对电影本体、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尝试或者反思自省。

当视听语言恢复“正常”之后,“拧巴”就进入了王学明的内心。《热带往事》可以视为一个“侠客行”的故事,只是江湖就在自己身上。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搏斗,其实是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人性的搏斗,也是现代性带来的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搏斗。这在影片中被反复出现的镜像所指代,碎裂的镜子中每一片镜面都映出他的样子,王学明哲构的复杂叙事模式,其实是黑色电影中常见的叙事惯例,它与传统好菜坞全知、客观的叙事模式以及连续、完整的叙事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强调主体性的主观视角是现代主义叙事艺术的典型特征,通过放弃对叙事言之凿凿的“担保”,表达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怀疑、反思和批判。

《热带往事》开篇不久出现了几

钥匙牌上的红色号码,走神撞上老梁、加入街头群殴和最后与无名杀手的搏斗,场景中都充斥着红光。如果说红色的出现伴随着欲望、暴力和危险,那么影片中从已经发绿的鱼缸中捞出死鱼,数次回到车祸的现场的草地,从散发出绿光的河水中救出梁妈(张艾嘉饰),象征生命的绿色,也被赋予了神秘与死亡的意味。王学明隐没在河边绿色的芦苇丛,是他命运真正的拐点,他自进入暗黑的世界,也开始了自我救赎的旅程。

这份救赎之所以如此艰难,也是影片中黑色气质最浓重之处,是燥热世界里的孤独,和孤独带来的无所适从和绝望。王学明的孤独在于他无法说(女友追问时),说了也没人听(投案自首时);梁妈的孤独在于她必须活在社会的伦理规范之中,哭或者不哭都由不得自己,心事只能讲给陌生人;陈警官(王砚辉饰)讲出口的都是审讯,他关心的只是案情。他们都是“好人”,却无法形成对话和沟通的关系。

所以这部电影的高潮是在中段,在明亮干净的环境中,在王学明向梁妈坦白/告白的场景,他唯一一次穿上了白色的衣服,白色意味着承认罪过的坦诚和干净。荒诞的是王学明内心一直的纠结、挣扎与痛苦是无证之罪,这个让他燃起火苗的女人与他之间终究只能是自说自话。语言犹如墓园里吹吹打打的鼓乐,埋在地下的亡人压根听不到这样的声音。

温仕培用幽默的方式其实嘲讽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他们信奉偷,偷不着就抢。在暴力的世界里,终极的暴力武器(8管手枪,不用瞄准就可以开枪)却给了枪手自己。真正的明眼人是唱歌的瞎子,他可以把情歌唱得逼真动听,却无法把爱的目光投向谁。

在影片暧昧与留白的叙事中,给予了观众多重读解的可能性。甚至王学明和梁妈是什么关系?甚至最后究竟是一个上扬还是下坠的结局?出狱的王学明终于可以奔跑在阳光之下,但他和梁妈在银幕上的动静却是平行。孤独会被消解吗?或者只是王学明一厢情愿的英雄气?

和经典的黑色电影相比,《热带往事》本土化改塑的痕迹清晰可辨,一方面它弱化了暴力和情欲的程度,更关注于人在现代性困境中的心理表达;其次它弱化了对现实的批判,用荒诞戏谑的手法,把人物悲剧的动因归结为内在的主体性建构。从这个维度上,影片其实和当下的观众应该达成共鸣,在欲望依旧灼热的年代,如何确认“我自己”。

端午节档期上映的《热带往事》,并没有取得骄人的票房和口碑成绩,但一部好电影的评判标准是多维和相对主观的,影片入围戛纳电影节展映单元更说明,中国电影的新锐力量正在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创新永远是艺术之魂,温仕培在商业竞争的战场上完成了他的“侠客行”。